

第六十二回 小銀屏癡心懷俠義 老道士隱語破情關

話說寶珠見銀屏進來，忙要起身，被銀屏一把按住，紫雲忙送上一張椅子，銀屏在旁坐下，紅玉送茶來。寶珠道：「又勞動妹妹，教我心裡不安！況你才好，不怕受了風嗎？至於我的病，大約暫且不能好，倒教妹妹記掛！」銀屏道：「如今吃的是誰的藥，還有效驗麼？」寶珠笑道：「大夫倒換遍了，也是枉而無功，又請了張山人瞧過，藥還沒有吃呢。」說著丫環來裝水煙，銀屏搖搖頭。寶珠笑道：「妹妹只管請，我不怕煙。」

銀屏吸著煙道：「張山人是有見識的，何不早請他？」寶珠道：「我看也未必有用。我倒向太太說過，常給我苦水吃幹什麼？」銀屏道：「不服藥，怎麼好得快麼？」寶珠道：「我就服藥，難道還會好嗎？」銀屏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寶珠歎道：「妹妹你是明白人，何須多贅？」銀屏道：「不必焦心，吉人天相。」寶珠道：「托妹妹的福。」

又庵進房，同銀屏相見，說道：「大夫來了。」寶珠道：「一天看幾遍，有何益處？我倒厭煩了。」銀屏避了出去，就到夫人上房，母女說了一會。銀屏說了寶珠這病難好，就問了病原，因何受涼，夫人不由的將他夫妻鬥氣之事，告知女兒。銀屏聽罷，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他性子本來嬌癡，病後又有肝火，氣得春山蹙黛，秋水含嗔，雙淚交流，一言不發。

正思發作，卻好文卿送藥方進來，夫人才接在手中，銀屏站起身，搶到文卿面前，一把揪住衣領，雙頓金蓮，放聲大哭道：「你還我二姐姐來！」文卿道：「你瘋了，這是什麼原故？二姐姐不在裡邊麼？」銀屏道：「我二姐姐那件事虧負你家？你將他氣得這般模樣，我今日預備一條性命，不拚個你死我活，也不得干休！」文卿道：「真正奇事，他有病，你來怪我？不是自己栽了筋斗，埋怨地皮嗎？」

銀屏道：「誰教你給他受氣呢，看他這樣兒，一定難好，我不教你賞他的命，我也不叫個銀屏。今天回去告訴大姐姐，來要你們狗官的命！此刻且同你到爸爸面前去說話。」扯了就走。旁邊丫僕婦，又不敢勸。文卿不肯走，銀屏就口咬手拉的打鬧，將件嶄新的外褂，撕得粉碎。

文卿氣急罵道：「不愛臉的丫頭，護著婆家，同自家哥哥混鬧，還不撒了！」說著，將銀屏一摔，銀屏幸虧拉得緊，不曾跌倒。銀屏道：「你敢打我嗎？」一頭撞去，翠鈿金釵，紛紛亂墜。夫人喊道：「我的孩子，沒有得給你打，你少要動手動腳的，還有我在世呢！老婆欺得這般模樣，又來欺妹子了。」文卿道：「娘不瞧見，他打我就是該的？」夫人道：「孫兒有理教太公，莫說妹子，為什麼打不得？」

銀屏格外打得高興，還是玉釵同兩個姨娘，帶拖帶拉的才勸開。文卿滿身撕爛，膀子上抓了好幾條血痕，還被咬了兩口，文卿飛跑溜走。銀屏還是哭個不了，睡倒在地，鬧起孩子脾氣來了，說今天不教二姐姐好了，就死在你家。那個攔得他住？鬧得許公也進來查問，銀屏是夫人慣成的，不顧什麼尊長，竟跳起身來，揪住許公鬚鬚哭罵。許公搖頭：「無父無君，是禽獸也。」夫人反在旁冷笑冷語護短。

還是又庵進來道：「松老二已在那邊，不能再鬧了。」勸住銀屏。兩個姨娘拉進房，替他梳妝好了，頃刻要走，夫人苦留不住，紅鸞、玉釵送他上車。銀屏回家，上去見過夫人，竟痛哭起來。夫人不解，問他又不肯說，夫人惋惜道：「好孩子，受了誰的委屈了？告訴我，不依他。」

銀屏也不言語，哭了一回，就嚷頭痛。翠鳳扶他進房就睡。晚間松筠回來，公主卻好在此。銀屏一肚皮懊悶，說不出來，見了松筠，就罵道：「好個賊相，見了你，我就生氣。」松筠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銀屏道：「我知道嗎？我就和你無緣，又待怎樣？」松筠道：「無故的生氣，豈不是笑話？」銀屏道：「你別笑話了，你哭的日子在後面呢。」松筠道：「奇事，我好哭什麼？」銀屏道：「你這個下作脾氣，專喜歡鬧亂子。」松筠道：「我鬧什麼亂子？」銀屏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松筠心裡明白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你今天回去，聽你哥子說我打了他，你也問清楚，是你哥子先打我的。」銀屏啞道：「我問你們打不打，就打死一個，干我的屁事！」公主道：「為什麼打起來呢？」銀屏道：「你別問他們的閒事，誰管得許多！」松筠道：「既不為這事，因何同我尋鬧呢？難道欺負慣了？」銀屏道：「我今天見了你，不由得生氣。」松筠道：「這倒是晦氣了，我走出去避一避，好不好？今夜就到他房裡去睡。」說著要走。

銀屏拍案道：「你敢出去，還沒有給我罵得夠呢！」松筠只得站住，不敢移步。銀屏道：「我把你這下流種子，你為什麼起事生端呢？我真氣你不過！」松筠道：「你聽了誰的話，來同我胡鬧？究竟為的那筆帳？」銀屏道：「你自己犯法，自己知道。」松筠道：「我在你家沒有犯法，你可別石上栽桑，我可不答應！」銀屏道：「你不答應，又待如何？」松筠笑道：「銀丫頭，我就打你，有何不可？」

銀屏長眉剔翠，俊眼凝波，勃然大怒道：「筠兒，我壞了什麼事，你要打我？」起身就撲過來。松筠見來勢凶勇，忙陪笑道：「說笑話耍子，倒當真了。」說著就跑。公主小金蓮一墊，飛到面前，一把好似餓鷹抓雞，輕輕提將過來。松筠發急，喊道：「你兩個合起來打我嗎？」公主微笑道：「要打你不難。」松筠道：「頑笑是頑笑，不能真打我呀！」公主笑道：「也挨過的。」松筠視了他一個白眼。銀屏道：「你要打人的？」松筠道：「好妹妹，我不過說笑話的。我敢打誰？」銀屏道：「誰和你說笑話，好不愛臉。」松筠對公主道：「你就放我跑了罷，為什麼助紂為虐？」

公主掩著口兒只是笑。松筠道：「看你兩個，狼狽為奸。」銀屏道：「你躲得過龍王，也躲不過廟。」公主笑道：「少奶奶何不叫他跪下來。」松筠更急，頓足道：「他想得到，不要你再來教導他。」公主笑道：「少奶奶，今天看我面上，教他跪一會子，別打罷。」松筠道：「你何必將你的虐政，又作為新傳？」公主道：「替你講情，又不好？」松筠道：「免勞照顧，倒費心得很，人家替人說好話，沒有見過你這位瑤姑老太，盡替人下火種子。」引得兩旁丫都笑了。銀屏喝道：「怎樣？」松筠只是陪笑，好不為難。

正在無可如何之際，彩霞進來道：「少奶奶，我們小姐請您老人家講句話。」銀屏起身指著松筠道：「回來同你再講。」松筠舌頭一伸道：「幾乎短了半截。」對彩霞作了一個揖道：「你就是個救命王菩薩。」彩霞笑道：「少奶奶回來，也過不去。」松筠道：「到底挨一刻好一刻。」彩霞道：「我救你命，也非止一次了，你還記得麼？」松筠笑道：「怎麼不記得，受恩不報，天誅地滅。」

彩霞臉一紅，啐了一口。公主大笑，推了銀屏出去。

再說寶珠的病勢，日甚一日，他自己知道不起，就不肯服藥。夫人以下，日夜忙亂，上下驚慌，把個紫雲急得無可如何，終日偷泣，又不敢形之於色，還要伏侍病人，片刻不敢稍懈。寶珠倒舍他不得，時常替他躊躇，紫雲都是用話寬慰。其時已近八月中旬，寶珠漸漸著牀，夫人、文卿幾乎急殺，又請張山人來看過一次，還是不肯開方，說只好延延日期，諒也不得遠去，倒吩咐替他快備後事。夫人已接了松夫人、寶林過來，銀屏、翠鳳、姨娘等輪流在此。

十二日清晨，門上進來回話，說外邊有個道士。夫人心裡正煩，不等說完，就罵道：「不知事的奴才，既有道士，賞他幾個錢就是了。」門上稟道：「糧食銀錢他都不要，口出不遜的言語，奴才卻不敢回。」夫人道：「這老奴才好不悶人，有話快講就是了。」門上道：「他有個故人在府裡，奴才們問他是誰，他說就是大少奶奶，他要進來見見。」

夫人啐了一口，罵道：「好混帳東西，還不快趕他出去，也虧你們來回！」門上道：「奴才們趕他不動，夥計幾十個都被他打倒，他倒走上正廳坐著呢。」文卿、又庵等個個詫異，適值松筠也在堂前，就說道：「我們大家出去瞧瞧。」

眾人走出廳上，見個道士高坐廳前，仙風道骨，須鬢皆蒼，飄飄乎有凌雲之慨。三人上前相見，道士舉手道：「諸位大貴人請了，山人不揣冒昧，有妨起居。」松筠認得楓山道士松鶴山人，只說他來救姐姐的病，樂不可言，忙請他坐下道：「家姐正在沉痾，幸喜有緣，得遇老先生下降，敢求仙術，起死回生。」道士道：「山人正欲一見故人，以償渴思，故不遠千里而來。」

文卿問道士的來歷，道士笑而不言。松筠略述大概，就進內告知岳母。兩位夫人喜極，忙來說與寶珠知道，寶珠教兄弟請他進來。松筠領道士入內，在堂前坐下，寶珠不能出房，紫雲等移了一張靠背椅子，在房門邊，四個丫鬟扶定，將他靠在椅上，紫雲、綠雲兩邊衛住。

道士舉手道：「花史，相別又一年矣！」寶珠道：「老先生光降，不能遠迎，敢求恕罪。」道士道：「花史已有歸期，山人臨別贈言，聊當雪泥鴻爪。」寶珠垂淚道：「願老先生明垂寶訓，指點迷途。」道士笑道：「癡兒有甚傷心來？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頭已百年身。情根不斷，墮落甚矣！敢問花史，何謂有情？」寶珠拭淚，定了定神，答道：

比翼鳥飛巢翡翠，並頭蓮放引鴛鴦。

道士道：「何謂無情？」寶珠道：

花如解語還多事，石不能言最可人。

道士道：「情無盡乎？」寶珠道：

作繭春蠶絲已盡，成灰蠟燭淚將枯！

道士道：「情有盡乎？」寶珠道：

郎心已作沾泥絮，妾貌應同帶雨花。

道士道：「有情者就無情乎？」寶珠道：

雲飛岫外難歸岫，花落枝頭不上枝。

道士道：「無情者就有情乎？」寶珠道：

泉流石上珠猶澣，月到花間鏡更明。

道士道：「無情者遇有情，亦可情乎？」寶珠道：

一任飛時沾柳絮，再從繫處解金鈴。

道士道：「有情者遇無情，亦無情乎？」寶珠道：

舉著畫膠膠不斷，抽刀判水水猶流。

道士點頭道：

弱草輕塵，非真非幻，

鏡花水月，是色是空。

寶珠接口歎道：

弱草輕塵真是幻，鏡花水月色皆空。

從今解脫風流孽，始信浮生一夢中。

道士道：「花史悟矣，山人去也。」寶珠點點頭，打了一個稽首。道士道：「前因具在，後會有期。」起身要走，紫雲等扶了寶珠上牀。文卿見道士告辭，忙上前攔住道：「老先生慢走，先生既與內子有緣，有勞仙蹤降世，何不稍施法力，救彼沉痾？」道士笑道：「山野之人，有何法力？」

夫人也顧不得迴避，忙走出來道：「道士老爺，你老人家既有法術，何不救救凡人？要多少佈施，我們都不吝惜，只求你老人家救好了他，就感恩不盡。老爺不知道我這個媳婦，比兒子強百倍，是我心頭上塊肉，如有別的緣故，我們也沒有命，一條命就關乎幾條命。你老爺是個出家人，慈悲為本，也要做點子好事。」說著流下淚來。道士道：「太夫人差矣！生死有命，定數難逃，山人何能為力？況且是王母的詔命，誰敢有違？太夫人不須如此。」

夫人雙膝跪下，哭道：「我聽我們二姑爺說，講你在楓山專救人的苦難。你不來，我們也沒處尋，你今天既來，就是我們的福氣，為什麼見死不救？你老爺也太忍心了！千不看，萬不看，還看我這一家子幾條性命。好老爺，你可憐見，救一救罷！」道士道：「太夫人請起。」不知夫人起身，道士救是不救，且看下回分解。